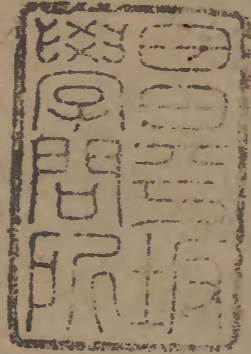


佛祖通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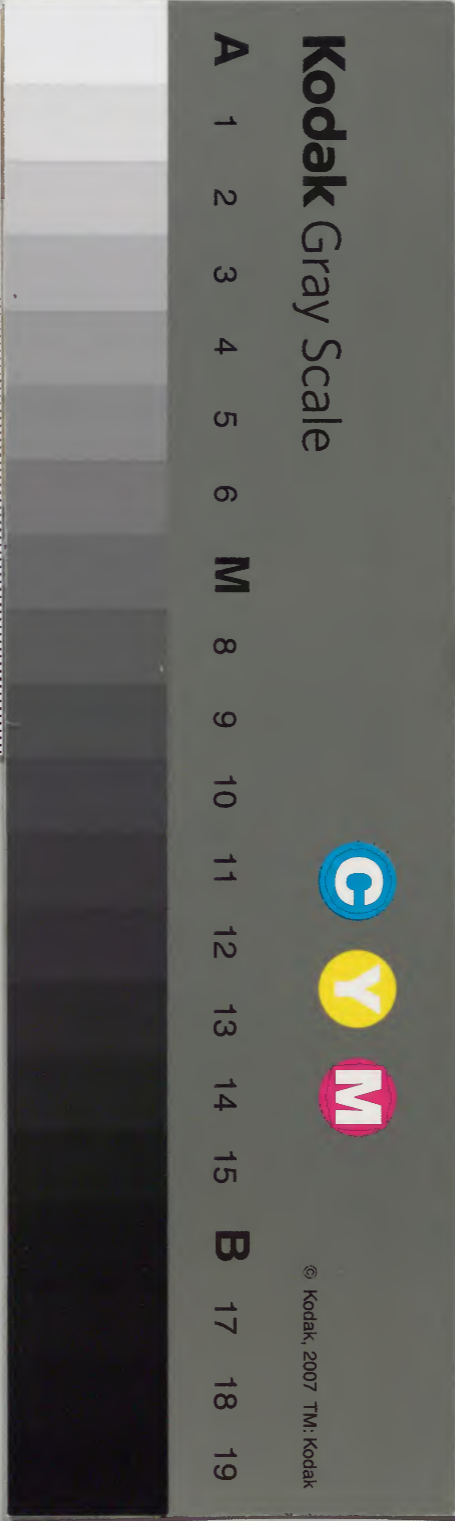
二十



漢書門類			
二	三	三	三
二	三	三	三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三
函	架
一	二
八	冊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47
冊數	22 ( 20 )
函號	310 133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南宋 都杭州 趙氏 不輕曰 南渡高孝光寧理度

己未 高宗 構

冬 韓離不再來奉詔再使 朕南仲偕行至相州  
民 遮道請無往至磁州守臣宗澤及磁人亦止  
之 相州守亦以蠟書言金人方遣騎物色康王  
所 在乃回相州揭榜召兵勤王有詔以康王為

大元帥汪伯彥宗澤為副速領兵入衛王從伯  
彥 議出相州北門渡河至大名開京城陷請進  
兵 向京城伯彥不可請王移兵東平措身安地  
南 仲亦以為然遂東河間守黃潛善亦領兵至

進 屯濟州探報張邦昌為金所立二帝北行邦  
昌 迎元祐孟后聽政文武官吏皆勸進邦昌下  
手 書以迎立康王告中外有曰漢家之厄十世  
宣 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

通載二十一

遣使奉表及以孟后書來邦昌繼至伏地慟哭請死使人自河北竄來進道君手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王慟哭拜受遂趨應天即位

改建炎元年

金國天會五年

庚戌

上自正月至温之江心改額曰龍翔東軒曰浴日

宸翰輝燦○葦林靈素故居為資福教寺○秦

檜歸自金受撻辣意專主和議○十二月金人

冊劉豫為帝國號齊年改阜昌

辛亥

紹興元年○張浚始能殺曲端盡失陝西地

金國迎請栴檀瑞像到燕京建水陸會七晝

乙卯

夜安奉於閔忠寺供養凡住十二年

金熙宗立

名亶元名昌刺馬太祖嫡孫宗浚之子治土四年完顏亮弑之

西夏大德元年

法師蘇陀室利西竺人也特禮文殊于五臺善閑

呪術能通利神異頗多帝弥加重時羽士蕭真人

亦高士也技術難問皆為師伏於是稽首後違世

已金國唐括相公讚其真曰似似是是或云奇哉師子蘇

陀室利西竺來遊一百八歲雪色連腮碧光溢臂

內蘊真慈外現可畏在閔宗朝連陰不霽特詔登

壇呪龍落地赭色伽黎若妃親製施內藏財度僧

起寺人半信疑佛陀波利借路重來五峯遊禮我  
五佛冠曼殊何異圓滿月面色非紅粹真人蕭生  
遙瞻拜跪  
紹興五年八月五日圓悟禪師示寂諱克勤字無  
著彭州崇寧駱氏子依妙寂院自省落髮受具游  
成都從圓明敏行大師學經論窺其奧以為不足  
恃謁昭覺勝公問心法久之出關見真如喆公頗  
有省時慶藏主衆推飽叅尤善洞下宗旨師從之  
盡其要嘗謁東林照覺頃之謂慶曰東林平實而  
已往見太平演道者師恃豪辨與之爭鋒演曰是

喆  
音哲

可以敵生死乎他日涅槃堂孤燈獨照時自驗看  
以不合辭去抵蘇州定慧菴病幾死因念疇昔所  
叅俱無驗獨老演不吾欺會病間即日束包而返  
演喜其再來容為侍者值漕使陳君入山問法演  
誦小艷詩云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  
師侍側忽大悟即以告演演詰之師曰今日真喪  
目前機也演喜曰吾宗有汝自茲高枕矣師因以  
是事語佛鑑勲勲未之信師曰昔云高麗打鐵火  
星爆吾抬頭初謂建立語今乃果然勲愕然無對  
時佛眼禪師尚少師每事必旁發之二公後皆大

爆  
校巴

徹由是演門二勤一遠聲價籍甚叢林謂之三傑  
演遷五祖師執寺務方建東厨當庭有嘉樹演曰  
樹子縱礙不可伐師伐之演震怒舉杖逐師師走  
辟忽猛省曰此臨濟用處耳遂接其杖曰老賊我  
識得你也演大笑而去自余命分座說法崇寧初  
以母老歸蜀出世昭覺久之謝去於荊州見丞相  
張無盡談華嚴要妙逞辭婉雅玄旨通貫無盡不  
覺前席師曰此真境與宗門旨趣何如無盡曰當  
不別師曰有甚交涉無盡意不平師徐曰古云不  
見一色始是半提更知有全提時節若透徹方見

寢  
寢音

德山臨濟用處無盡翻然悟曰固嘗疑雪竇大冶  
精金之語今方知渠無摸索處師嘗有頌云頂門  
直下轟霹靂針出膏盲必死疾偶與丞相意會無  
盡喜曰每懼祖道寢微今所謂見方袍管夷吾也  
澧州刺史請住夾山未幾遷湘西道林初潭帥周  
公因提舉劉直孺願見師至是皮相之不甚為禮  
及見開堂提唱妙絕意表始增敬焉政和末有  
旨移金陵蔣山法道大振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  
曰何不向未問已前薦取僧曰未問已前如何薦  
師曰相隨來也進云快便難逢更借一問曰忘前

失後進云若論此事如擊石火只如未相見時如  
何師曰三千里外亦逢渠曰恁麼則聲色外與師  
相見答曰穿却鼻孔問忠臣不畏死故能立天下  
之大名勇士不顧生故能立天下之大事未審衲  
僧家又作麼生師曰威震寰區未為分外曰恁麼  
則坐斷十方壁立千仞師曰看箭問不落因果不  
昧因果是同是別師曰兩箇金剛圈曰為山撼門  
三下又作麼生師曰不是同途者知音不舉來嘗  
示衆云恁麼恁麼雙明不恁麼不恁麼雙暗不恁  
麼中却恁麼暗裏隱明恁麼中却不恁麼明中隱

撼  
聲上

暗只如和座子掇却許及建立搥麼犯手傷鋒且  
道喚作什麼到這裏高而無上深而無底旁盡虛  
空際中極隣虛塵淨躡躡赤洒洒是箇無底鉢盂  
無影杖子熊耳山前少林峯下老胡九年冷湫湫  
地守這間家具深雪之中直得情忘意遣理盡見  
除方有一箇承當且道雙明雙暗雙放雙收是建  
立是平常總不與麼也未是極則處且作麼生是  
極則處擘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輓底流宣和  
中詔住東都天寧太上在康邸屢請宣揚有  
偈云至簡至易至尊至貴往來千聖頂顛頭世出

輓  
袞音

世間不思議然是時欽宗在東宮師對太上  
 預有至尊之識建炎改元宰相李伯紀表住金山  
 駕幸維揚有詔徵見顧問西竺道要對曰陛下  
 以孝心理天下西竺法以一心統萬殊真俗雖異  
 一心初無間然太上太悅賜號圓悟禪師乞雲  
 居山歸老朝廷厚贐其行至雲居之明年復歸  
 于蜀太師王伯紹迎居昭覺紹興五年八月五日  
 示疾將終侍者持筆求頌書曰已徹無功不必留  
 頌聊示應緣珍重珍重擲筆而化春秋七十有三  
 坐五十五夏謚真覺禪師塔曰寂照

丙辰

五月收免丁錢

○

徽宗 丙辰 五月 崩

平江虎丘隆禪師入寂諱紹隆和州含山縣人生  
 時岐嶷九歲出家依縣之佛慧院又六歲削髮受  
 具又五歲而束包曳杖飄然有四方之志首謁長  
 蘆淨照禪師叅扣之間景響有得因閱圓悟勤禪  
 師語撫卷歎曰想酢生液雖未能澆腸沃胃要且  
 使人慶快第恨未親聆警效介於是欲訪之至寶  
 峯謁湛堂準禪師準曰如何是行脚事師露胷示  
 之曰袖上驗看準即打師約住曰且莫盲枷瞎棒  
 準大笑因留年餘乃謁死心於黃龍心問曰是什

警區  
敬

麼僧師曰行脚僧心曰是何村僧行甚驢脚馬脚  
師曰廣南蠻道什麼何不高聲道心喜曰却有衲  
僧氣息師乃喝退而叅堂度一夏心甚器之每歎  
曰再來人也死心機鋒橫出諸方吞焰非上上根  
莫能堂而於師重併賞衆皆側目已而趨夾山見  
圓悟道龍牙山遇泐潭乾之法子蜜禪師相與甚  
厚每研推古今至投合處抵掌軒渠或若狎狂議  
者謂今之為仰寒拾也久之辭去遂至夾山會圓  
悟移道林師從焉一日入室圓悟引教云見見之  
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豎拳曰還見麼

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於此有省悟復曰見箇  
什麼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自此與圓悟形

索  
洛所

景上下又二十年斧搜鑿索盡得圓悟之秘師以  
二親垂白歸寓鄉郡褒禪寺蓋修摩耶忉利故事  
也繼受請住城西之開聖寺四衆翕然歸仰建炎  
之亂盜起淮上乃南渡宣城士庶素欽師名為結  
廬銅峯下適彰教虛席郡守李尚書光延師居之  
道化益振四年而遷虎丘時圓悟以時未平泛峽  
歸蜀曩之同叅輻湊川犇一時後生望山而趨師  
每登座從容示露一味平等隨根所應皆愜其欲

犇  
奔音



故圓悟之道復大播東南諸方謂圓悟如在也居  
三年感微疾白衆曰當以第一座宗達承院事衆  
請於郡從之事既索筆大書伽陀曰無法可說是  
名說法所以佛法無有剩語珍重擲筆坐逝實紹  
興六年丙辰歲五月甲午八日乙亥也建塔于山  
之陽凡住世六十年坐四十五夏

丁巳

金廢劉豫齊滅

戊午

秦檜爲右相晏敦復退而有憂色曰奸人相矣○金天眷元年

己未

詔諸軍州建報恩光孝奉徽宗香火

庚申

西夏仁宗拓跋本立乾順子大慶

辛酉

是年秦檜張凌謀殺岳雲張九成登徑山適大惠升座有

神臂弓之語秦檜秉國謂譏朝廷竄師衛陽○金改皇統

壬戌

行經界田糧○韋太右歸自金○停給僧道度牒

癸亥

金國英悼太子生日詔海慧大師于上京宮側

丁未

金朔造大儲慶寺普度僧尼百萬大赦天下

癸亥

金詔海慧清慧二禪師住儲慶寺迎瑞像於

乙丑

本寺積慶閣中洪養

甲子

翻譯名義平江景德法雲編次荆溪周敦義作序

乙丑

西夏元慶元年

乙丑

金海慧遷化帝偕右親奉舍利五處立塔特

丙寅

正月詔毀滂祠○秦檜經界兩浙四川等處

金復賜清慧佛智護國大師号登國師座特

賜金襴大衣及所用珍異其欽敬古所未

有帝右親奉接足禮授

金國與蒙國議和○蒙國自稱祖元皇帝

丁卯

佛智端裕禪師入寂師吳越錢氏之裔嗣圓悟初

戊辰

住鄧之丹霞遷住虎丘次徑山菴居於西華秀峯

勅住建康保寧移萬壽又遷閩之延沙壽山西禪

被旨補靈隱秋又赴明之育王其法嗣淨慈水庵

辛酉

一等

金國完顏亮立太祖孫初名亨烈殺置自立

改年天德○西夏改天盛

紹興十九年牧庵忠禪師迂化名法忠姓姚四明

郢縣人母夢異僧求寓止而娠既誕紫帶繞身自

幼性專靜告雙親出家依郡中崇教院道英授經

業年十九試所業得度即預講肆究天台教旨於

疏義入微亦頗自負一日暴所習於禪者為其折

困因有疑於於禪宗趨天童交禪師以求決焉及

於交言下知有機不發交使其南詢造閩之雪峯

己巳

至江上為諸西 改年天德○西夏改天盛

紹興十九年牧庵忠禪師迂化名法忠姓姚四明

郢縣人母夢異僧求寓止而娠既誕紫帶繞身自

幼性專靜告雙親出家依郡中崇教院道英授經

業年十九試所業得度即預講肆究天台教旨於

疏義入微亦頗自負一日暴所習於禪者為其折

困因有疑於於禪宗趨天童交禪師以求決焉及

於交言下知有機不發交使其南詢造閩之雪峯

與需禪師語復不契聞佛眼遠禪師居淮西龍門  
於是出蜀兼程至彼造次不忘提撕其未至處適  
縱步水磨斂睹牌額書法輪常轉師於是礙膺之  
疑泮然水釋遂說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  
如何水推石磨而作圓相呈佛眼眼曰其中事作  
麼生師曰澗下水長流眼曰必竟如何師曰水推  
石磨眼曰歸堂歇去切不得舉着後五日來却向  
女道一句子曰這一句子也不消得佛眼為之解  
頤師遂作禮尋辭佛眼度九江登廬阜露眠草宿  
蛇虎為隣山舒水緩慶會意則居焉偶海昏道傍

有枯木數圍經野燒之餘尚存尋尺內空且潔師  
兀然其中逾旬浹遠邇傳觀者甚衆師不欲顯異  
留偈紀之曰誰將三昧真空火熱却一株煩惱薪  
只有大根元不動更無枝葉撼風塵廼去謁湛堂  
準禪師於泐潭酌酢敏捷準大奇之斯時黃龍法  
社鼎盛預結夏制限其來者然死心道見德威鮮  
敢撻其鋒嘗持劍夜造室曰聞老和上不懼生死  
是不死心擬對師以劍揮之死心引頸師擲劍于  
地作舞而退至湘西親圓悟于道林悟深器之既  
而放浪衡嶽眷車轍靈岩之右恠石有如卧牛師

搗  
張

結茅其傍故榜牧庵棲遯二十余年外形骸而自  
適或連宵而不寐或累日而忘食髮長不剪衣弊  
不易天下禪侶雅稱為忠道者四方衲子不以承  
顏為不足一時士夫無不聞風而欣慕樞密柳公  
仲古鎮長沙以法輪起師從於衆望師掉頭不顧  
復以勝業虛席必欲迎致檄諸禪勸請師聞而宵  
遁追蹤至定明蘭若搗鼓于堂致師于座緇素羅  
拜踰時不已師慨然說偈曰咄哉黃面老將法付  
王臣林下無心客官差逼殺人昔聞其言今見其  
事下座曳杖趨勝業頌佞持事給事馮公濟川撰

開堂疏有曰佛眼磨頭悟法輪之常轉死心室內  
持慧劍以相揮時為師之實錄師既應世以荷負  
宗教為已任亦不恡去留故自勝業迂南木雲蓋  
公安大瀉五刹復赴豫章帥李吉甫請住黃龍太  
尉邢公孝揚施金為造壽塔於寺東之薌源纔畢  
工而方丈後山白光上騰群鵲飛鳴師顧之笑曰  
吾將行矣索筆書偈曰六十六年遊夢幻中浩歌  
歸去撒手長空書畢復謂衆曰後事可依靈源清  
禪師遺軌言訖瞑目而寂

庚午

金廢度僧道

辛未

九月上謂大臣曰緣不度僧常住多有絕產令戶

部撥以贍學

出宋史

○世尊示滅二千一百年矣

太皇若韋氏

高宗母也

建崇先顯孝禪寺於杭之高亭

山詔真歇清了禪師開山為第一代未幾示寂塔

于寺中師左綿雍氏嗣丹霞淳公嘗作無盡燈記

曰東平打破鏡已三百餘年龍潭吹滅燈復四百

餘載後代子孫迷於正眼以謂鏡破燈滅而不知

行住坐卧放大光明燈未曾滅也見聞覺知虛鑑

萬像鏡未曾破也燈雖無景能照生死長夜鏡雖

無臺能辯生死魔惑鏡與燈光光常寂明與鑑幻

幻皆如照之無窮則曰無盡燈監之無窮則曰無

盡鏡日用不昧昭昭於心目之間但衆生迷而不

知故有修多羅教開如幻方便設如幻道場度如

幻衆生作如幻佛事譬如東南西北上下四維中

點一燈外安十鏡以十鏡喻十法界一燈况一真

心一真心則理不可分十法界則事有萬狀然則

理外無事鏡外無燈雖鏡鏡中有無窮燈無窮燈

唯一燈也事中有無盡理無盡理惟不理也以

一理能成差別事故則事事無礙由一燈全照差

別鏡故則鏡鏡交參一鏡不動而能遍能容能攝

無盡  
燈記

能入一事不壞而即彼即此即一即多主伴融通  
重重無盡悲夫衆生居一切塵中而不知塵塵皆  
毗盧遮那無盡刹海普賢示一毛孔而不知一  
毛孔含衆生三昧色身然則一切衆生日用在普  
賢毛孔中毗盧光明內慈氏樓閣中出沒文殊劔  
刃上往來念念中與諸佛同出世證菩提轉法輪  
入滅度如鏡與鏡如燈與燈一切一時普融無碍  
誠謂不可思議解脫法門非大心衆生無以臻於  
此境或曰即今日用見聞覺知畢竟是燈耶非燈  
耶是鏡耶非鏡耶谷曰鏡燈燈鏡本無差大地山

河眼裏華黃葉飄飄滿庭際一聲砧杵落誰家  
是年改孤山寺為延祥四聖觀迂圓法師塔葬北  
山瑪瑙坡○大慧移梅陽

癸酉

金改貞元正月張鏡

吏人王中孚倡全真教  
談馬丘劉和之今尚存

甲戌

宋自秦檜專國士大夫名望者悉屏之遠方齷齪  
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即登政府仍止除一  
廳謂之伴拜稍出一語斥而去之不異奴隸皆  
褫其職名閣其息數猶庶官

乙亥

雲卧紀談羅湖野錄成十月感山沙門曉瑩撰字  
仲温法嗣大慧杲禪師

丙子

六月有星晝隕。金改正隆元年。詔大惠復為僧住持阿育王山

丁丑

八月詔收諸路給餘僧牒上曰佛法朕亦未嘗有

意絕之正恐僧徒多則不耕者衆矣宋史

明州天童宏智禪師正覺十月迂寂姓李氏母趙  
隰州人誕師之夕光出於屋人皆異之七歲誦書  
日數千言通五經父宗道令出家得度於同郡淨  
明寺本宗受具於晉州慈雲寺智瓊十八歲出游  
方訣其祖曰若不發明大事誓不歸矣至晉絳間  
或以無憑沮師邑尹見師英俊因以所執扇示之  
曰為我下一轉語師即援筆書偈其上尹大喜為

請憑以行渡河之洛謁成枯木於汝州時丹霞淳  
道價方盛乃造焉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覺云  
井底蝦蟆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霞曰未得更  
道覺擬議霞打一拂子云又道不借覺忽悟作禮  
霞云何不道取一句覺曰某甲今日失錢遭罪霞  
曰未暇打你且去時年二十三矣霞退居唐州大  
乘亦從焉宣和二年霞迂大洪為掌記室三年迂  
首座時金粟智雪豆宗保福悟鳳山劉皆參隨之  
復分座於圓通照闡提席下真歇住長蘆招居板  
首時衆踰千七百見其秉拂提唱皆服之出世泗

荐旬木  
杭庚音

洲普照嗣法丹霞矣比先分寺之半爲神霄宮而  
又兩淮荐饑齋厨空乏二時所須雜以菽麥旣至  
命純以杭庫僧辭不給已而檀施填委徽宗南幸  
覺領衆起居見寺僧千餘填擁道左威儀整肅異  
之有旨召公面受聖語還其故寺之半建炎初住  
舒之太平又迂江之圓通能仁謝事遊雲居謁圓  
悟會長蘆虛席大衆必欲得師圓悟與安定郡王  
勉其行入寺未幾時大寇李在抄掠境上領衆入  
寺衆懼解散公安坐堂上以善語化之在等稽首  
敬服麾退其兵餽金贍衆一方咸賴以安建炎三

年渡浙江至明州禮補陀道由天童適其關主衆  
見師來密白郡帥始辭而後從未幾虜人犯境僧  
徒逃散公獨遲其耒虜至登嶺以望若有所見遂  
歛兵而退秋毫無犯人歎以爲神助焉九月被旨  
住靈隱將行四衆號慕百鳥哀鳴十月有旨再還  
天童前後垂三十年寺屋幾千間無不新者紹興  
二十七年秋九月別郡帥諸檀是月七日還山飯  
客如常八日辰巳索浴更衣端坐索筆作大慧書  
屬以後事又書偈曰夢幻空華六十七年白鳥烟  
沒秋水天連擲筆而逝詔謚宏智禪師塔曰妙光



戊寅

六月有星晝隕八月地震

詔育王大惠再在徑山

巳卯

七月翰林李燾進皇朝百官表

宋史

庚辰

初行會子○十二月欽宗崩于五國城

辛巳

詔復給僧牒市軍儲

金世宗立

名雍初名褒封楚王太祖孫海陵王亮既背盟南伐以帝守京因自立都燕帝仁厚慈儉不嗜兵國內安治在位二十九年人謂小堯舜

改年大定

大教東被一千一百年矣

壬午

孝宗睿即位初名伯琮太祖七世孫也母張氏生於秀州有嘉禾之瑞在位二十七年壽六十八矣

金國移都燕京勅建大慶壽寺成詔請玄冥

禪師顓公開山第一代勅皇子燕王降香

賜錢二萬沃田二十頃

癸未

改隆興元年是年六月十三日天童應庵禪師曇

華迂寂姓江氏蘄之黃梅人生而奇傑骨目聳秀

童稚便厭世故具決定志津濟群品年十七出家

於邑之東禪明年為大僧又明年杖錫叅方首謁

隨州水南遂和上染指法味廼上雲居圓悟禪師

一見拊勞痛與提策以為法故服勞難事趨走唯

恐居後會悟入蜀指似徃見彰教隆于宣隆其子

也隆移虎丘師實為先馳未半載間通徹大法

勞去聲

明圓悟爲人處未幾禮辭遊諸方初分座於處之  
連雲處守遂以妙嚴請師出世繼住衢之明果蘄  
之德章饒之報恩薦福婺之寶林報恩江之東林  
建康之蔣山平江之萬壽兩住南康歸宗未乃住  
今天童皆緇白欽慕同辭公舉處處開大施門垂  
手末悟遠近奔湊如水赴壑師於普說小參問答  
勘辯之屬皆從容暇豫曲盡善巧而室中機辯掾  
縱殺活尤号明妙師初有發明即與此庵時號元  
布袋者同行反覆博約日益深奧及從此庵於護  
國相得惟甚此庵云亡意於師平無所囑而開堂

嗣法不忘虎丘與近世眩於名聞牽於利養燒香  
不原所得者異矣每於住持泛應虛受雖料理建  
置小物細故動爲無窮計未嘗苟且纖毫不可於  
意即翩然竟去莫能回奪嘗自言衲僧家着草鞋  
住院何至如蚺蛇戀窟勵勉徒衆不許放逸事事  
必身率之其將示疾也猶掛牌入室至夜分他日  
多類此將終或以辭世偈爲請師曰吾嘗笑諸方  
所為而自爲之耶區處院事纖悉不遺奄然跌坐  
而化春秋六十一夏臘四十三  
是年徑山杲禪師入寂諱宗杲宜州寧國奚氏子

幼警敏有英氣年十三始入鄉校一日與同窓戲  
謔以硯投之悞中先生帽償金而去乃曰讀世書  
曷若究出世法乎即詣東山慧雲院出家先是元  
豐戊午院塑釋迦像有異人丁生者語寺僧曰立  
像一紀當生一導師大興宗教若像有難是人方  
來像毀則是人亦有難崇寧甲申有盜穴像腹取  
其所藏師以是歲適至事惠齊爲師明年落髮受  
具繇是智辯自將凌跨流輩閱古雲門錄恍若奮  
習聞老宿紹理久依天衣懷公亟往上謁與聞雪  
竇奧旨趨寶峯湛堂準禪師見師風神爽邁特加

器重使之執侍指以入道捷徑師橫機無所讓準  
訶之曰汝未曾悟病在意識領解則爲所知障時  
李彭商老叅道於準師適有語曰道須神悟妙在  
心空體之不假於聰明得之頓超於聞見李歎賞  
曰何必讀四庫書然後爲學哉因結爲方外交準  
將入滅師問孰可依從準以圓悟勤公語之已而  
重趺荆渚謁無盡居士張公請銘準塔公道望傾  
天下師登其門承顏接辭綽有餘裕公稱譽之爲  
名庵曰妙喜字以曇晦歸寶峯訖其事復見無盡  
從容問曰居士謂我禪何如公曰子禪逸格矣師

通載二十一  
日宗杲實未自肯在公曰行見川勤可也於是佩  
服其言放浪襄漢會大陽微禪師密授曹洞宗旨  
尋游東都宣和六年圓悟禪師被旨都下天寧師  
自慶曰天賜我得見此老不孤湛堂張公指南之  
意遂造天寧及聆其陞堂法要迥異平日所聞即  
傾心依附閱四旬圓悟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  
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若有人問天寧只向道  
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於言下豁然頓悟圓  
悟大喜遷師擇木堂以古今差別因緣密加研練  
一日圓悟飯超然居士趙公師預坐忽忘舉筋圓

悟顧師而語超然曰是子參得黃楊木禪也師既  
爲所激乘閒扣曰聞和上嘗問五祖話不知記其  
荅否圓悟曰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作麼生五  
祖云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  
如何五祖云相隨來也師廓然脫去知見玄妙圓  
悟深可之使掌記室著臨濟正宗記畀焉分座令  
接納繇是以竹篋應機施設電閃星飛不容擬議  
叢林浩然歸重右丞呂公舜徒奏錫佛日之号虜  
人犯順欲名僧十數北去師爲所挾會天竺密三  
藏日與論義密尤敬服尋得自便趨吳門虎丘

圓悟遷雲居欲往省覲道金陵待制韓公子蒼與  
語喜之以書聞樞密徐公師川曰頃見妙喜辯慧  
出流輩又能道諸公之事業袞袞不勸實僧中祀  
梓也抵雲居為衆第一座譏訶佛祖辯博無礙圓  
悟亦讓其雄會世擾攘入雲居之西結庵于古雲  
門寺基因以為名閱二十年辟地湖湘轉仰山遊  
迨竹庵珪禪師相與還雲門著頌古百餘篇久之  
游七閩居海上洋嶼師閔諸方學者困於默照作  
辨邪正說以救其弊泉南給事江公創庵小溪延  
請師居緇素篤於道者畢集未半年發明大事者

革音棘

出世徑山

數十人鼎需思岳弥光道謙遵璞悟本等皆在焉  
一日參政李公漢老聞舉庭栢話有省師可之及  
公疾革作偈寄弥光有深將法力荷雲門之句師  
平居絕無應世意園悟在蜀聞之囑丞相張公德  
遠曰杲首座不出無可支臨濟法道者公尋還朝  
適徑山虛席必欲致師師幡然起赴開法于臨安  
府治唱園悟之道說法竟侍郎馮公濟川問曰師  
嘗言不作這蟲豸今日為什麼敗闕師曰盡大地  
是箇杲上座你作麼生見公無語及居徑山四方  
住衲子靡然全集至一千七百師無他約束容其

陽于綿  
衡置

州不再  
不梅

復僧  
住王  
徑又

自律發明已見率常有之上堂問答具在時慧雲本錄院忘丁生之讖毀釋迦故像而新之實紹興辛酉夏五月也師於是月坐與張厚善著逢掖編置衡州廖通直李繹為結茅圃中師既拘文不與眾俱率令散處華藥開福伊山時容其受道門庭益峻乃哀先德機緣間與拈提離為三帙目曰正法眼藏前參政李公太發時居鐔津翰林汪公彥章稅駕零陵數通書問道當軸者滋不悅移師梅州其地荒僻瘴癘藥物不具學徒百餘羸糧從之閱六稔斃者過半師以道處之怡然由是居民向化至

繪師像飲食必祀焉者有之乙亥冬蒙恩北還明年春復僧伽梨尋領朝命住明州育王山逾年有旨改住徑山天下宿衲復集如初時上潛藩雅聞師名遣內都監詣山問佛法大意師陞堂有偈云豁開頂門眼照徹大千界既為法中王於法得自在仍作頌歎曰大根大器大力量荷擔大事不尋常一毛頭上通消息徧界明明不覆藏上嘉羨久之建邸立復遣內知客入山供養五百應真請師說法親書妙喜庵大字并製贊寵寄曰生滅不滅常住不住圓覺空明隨物現處師陞堂有偈曰

驚 岳音  
驚 角仕

方法界至人口法界所有即其舌只憑此口與舌  
頭祝吾君壽無間歇億萬斯年注福源如海滉漾  
永不竭師子窟內產後猊驚驚定出丹山穴為瑞  
為祥遍九垓草木昆虫皆惟悅稽首不可思議事  
喻如衆星拱明月故今宣揚妙伽陀第一義中真  
實說師春秋高求解寺任辛巳春得旨退居院之  
明月堂然宏法為人老而不勸上即位特賜號大  
慧禪師隆興建元自恣前一夕有星殞于院之西  
流光赫然而雷師示微疾八月九日學徒問  
候師勉以宏道徐遣之曰吾翌日始行至五鼓親

書遺奏侍僧固請留頌為寫四句擲筆就寢湛然  
而逝壽七十有五塔全身於堂之後  
淳祐間晉陵尤熿號貳鄉嘗題大慧語大惠說法  
從橫蹕厲如孫吳之用兵而廣闊弘深不可涯涘  
如大海水魚龍斂者莫不取足今舉平昔聞見  
則朱文公少年不樂讀時文因聽一尊宿說禪直  
指本心遂悟昭昭靈靈一着十八歲請舉時從劉  
屏山屏山意其必留心舉業暨搜其篋只大慧語  
錄一帙爾次年登科故公平生深知禪學骨髓透  
脫關鍵此上根利器於此取足者也熿早得於潘

子善文云爾因取語錄讀之至老不敢釋手往在  
春陵永嘉徐棘鄉瑄亦與是邦未幾忽迁象臺憂  
愁涕泣煇授以所携本徐卿亟取讀之達旦不寢  
次日欣悅忘憂與昨日曼然二人也遂攜以去手  
抄一本乃見還後三年徐沒于貶所臨終殆同游  
戲不疾沐浴而逝此書之靈驗如此蓋煇之親觀  
也云

詔蔣山大禪了明禪師繼席徑山師秀州陸氏嗣  
大慧化揚和王姑胥莊田供衆歲收二萬斛常住  
由是豐足

顯有不期然而然者一日忽有僧名道存冒雪至  
師目之喜曰此廼吾不請之友矣遂相與寂坐交  
相問答或笑或喝僧曰師再來人也非久當大興  
吾教廼指雪書頌而行至斯慕向者衆師乃隨宜  
爲說或書偈與之有病患者折草爲藥與之即愈  
或有疫毒人迹不相往來者與之頌咸得十全至  
於祈禳雨暘伐恠木毀滂祠靈應非一由是鼎新梵宇  
或問師修何行而得此師當空畫云還會麼云不  
會師云止止不須說其峻機多類此忽一日索筆  
書頌於方丈西壁云乍雨乍晴寶象明東西南北



亂雲深失珠無限人遭劫幻應權機爲汝清○枯  
木救度復示衆曰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入吾  
室者必能元契矣善自護持無令退失索浴更衣  
加夫而寂時乾道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也世壽五  
十五僧臘二十八奉全身子塔焉  
是年金國慶壽亨禪師塔于嵩山其文略曰諱教  
亨號虛明濟州任城王氏子先有汴京慈濟寺僧  
福安山居任城有年矣齋于芒山村倚樹而化見  
夢于女弟馮自彭村浮圖乘白馬而下曰我生於  
西陳村王光道家馮語其母及其子其夢正同詰

甲申 沙門祖琇号石室撰隆興佛運通論成行于世

乙酉 乾道元年

丙戌 詔靈隱道昌禪師住淨慈

戊子 詔上竺若訥講師於四月八日選五十僧入內觀

堂行金光明三昧祈福邦家

金國十月一日詔顛禪師於東京翔清安禪

寺度僧五百作般瑟于吒會

巳丑 普庵禪師入寂名印肅袁州宜春余氏子六歲夢  
一僧點其心曰汝他日當自省既覺以意白母視  
之當心有一點紅瑩大似世之櫻珠父母因此許

鬚  
采音

從壽隆院賢公出家年二十七落鬚越明年受戒  
師容兒魁竒智性巧慧賢器之勉讀法華師曰嘗  
聞諸佛元旨必貴了悟于心數墨巡行無益於事  
遂辭師游湖湘謁大為牧庵忠公因問萬法歸一  
一歸何處忠公堅起拂子師遂有省後歸受業院  
紹興癸酉間有隣寺慈化者衆請住持無常住師  
布衾紙衣晨粥暮食禪定外唯閱華嚴經論一日  
大悟徧體汗流喜曰我今親契華嚴境界遂述頌  
曰捏不成團撥不開何須南嶽又天台六根門首  
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自後發為言句動悟幽

聾  
音對  
如音  
聾音

且至光道家師母劉夜夢安公來求寄宿是日師  
果生焉拳右拇指似不能伸瞬而未笑同業福廣  
福堅聞之來謁徑問安兄無恙師熟視良久伸指  
而笑常獨卧空室其母聞人誦摩訶般若波羅蜜  
驚顧襁褓師猶聾聾及聾試以經卷酒杯遞拾經  
卷少長不茹輦血唯見僧行造門輒喜從之故一  
時皆呼以馮山主芒山村碑之於石七歲出家禮  
本州崇覺院圓公為師十三受具足戒遇苦瓜先  
生相之曰此兒必領僧萬指十五游方聞鄭州普  
照寶公法席之勝自汴梁發足是夜寶公夢度震

如金芙蓉繽紛亂墜以告人曰吾十年無夢矣此何祥也翌日師來寶公心獨異之師朝夕參扣未有所入他日以事往睢陽宿趙渡忽馬上憶擊板因緣有省凝情不散將抵河津同行德滿驚曰師兄此河津也師下馬悲喜交集至于隕涕歸以語寶公公曰此僵卧人似欲轉動猶未印可曰曾看日面佛公案否師笑曰兒時已念得寶公笑曰我只教人參諸方掉下座禪但再參去定有自得力處一日師因雲堂靜坐忽聞板聲霍然親證呈頌曰日面月面星流電轉若更遲疑面門著箭咄寶

公遂記剎曰吾謾汝不得也諸方知師得法懇求出世師亦知緣至輒往應命五坐道場嵩山之戒壇韶山之雲門鄭州之普照林溪之大覺嵩山之法王在丞相夾谷清臣請師住中都潭柘歸隱缺門復駐錫于濟州之普照方丈後叢樹蒼鬱中有一株亭亭然高丈餘群鴉以次來巢其上下十二級如浮圖狀衆賀曰和土佛法將大振乎不木數日奉章廟首主慶壽寺三年退居缺門知河南府國公右抹仲溫以少林虛席請師繼之居無何師復引去徜徉嵩少間者數年忽覺四大絃緩杜門

堅坐謝絕賓客其嗣香出江延師于西堂慈雲海  
復乞待奉至與定巳卯秋七月十日謂衆曰汝輩  
各宜着力索筆書頌其末後句云嘖一三四五  
六七堅坐不動而逝享年七十僧夏五十有八閣  
維焰如蓮華開合牙齒目睛不灰舍利無筭師自  
兒時額有圓珠至是爆然飛去收靈骨建塔焉

庚寅

金國世宗真儀皇若出家爲尼建垂慶寺度  
靈山尼百人賜田二百頃○西夏乾祐元年

辛卯

乾道七年正月二十日靈隱瞻堂惠遠禪師奉詔  
見選德殿師奏曰臣生西蜀眉山遊方逾四十年

上與  
瞻堂  
論道

在山間恭聞陛下即位以來日應萬機道冠千古  
覆護教法契合龍天是謂以佛心而治天下臣嗣  
法佛果圓悟禪師上曰圓悟是誰奏曰臣之師名  
克勤太上皇帝駐蹕維揚時賜号也上曰恨昔不  
見其杲老如何奏曰與臣同出圓悟之門上賜坐  
上問曰如何免得生死奏曰不悟大乘道終不能  
免上曰如何得悟曰本有之性但以歲月磨之無  
不悟者上曰悟後如何曰悟了始知陛下所問與  
臣所奏悉皆不是上曰一切處不是如何奏曰脫  
躰現前了無毫髮可見之相上大悅師復奏曰右

德道無所是是菩提上曰即心即佛如何曰目前  
無法陛下喚什麼作心上曰如何是心師正身又  
手而立曰只者是上笑徐問德山臨濟機緣師具  
奏之復奏曰悟後千句萬乃至一大藏教只是一  
句上曰是那一句奏曰好語不出門上曰不與萬  
法為侶可參乎奏曰老龐致此一問驚天動地驅  
山塞海超古今脫是非離言說絕依倚如陛下至  
尊至貴大道本然上曰得道者誰奏曰學道之人  
隨其器量淺深驗在意表得底人他亦自知時節  
學佛者衆機緣亦廣恐勞聖聽不敢具奏遂謝恩

宋孝宗  
原道論

下殿上曰後更要說話在奏曰謹領聖訓乙未正月  
初五入寂  
帝製原道論其文曰朕觀韓愈原道因言佛老之  
相混三教之相緼未有能辯之者且文繁而理迂  
揆聖人之用心則未昭然矣何則釋氏專窮性命  
棄外形骸不着名相而於世事自不相關又何與  
禮樂仁義然尚立戒曰不殺不淫不盜不飲酒不  
妄語夫不殺仁也不淫禮也不盜義也不飲酒智  
也不妄語信也如此於仲尼何遠乎夫子從容中  
道人也所為孰非仁義又烏得而名焉譬如天地  
運行陰陽循環之無端豈有意春夏秋冬之別哉

槌

回都

此聖人強名之耳亦猶禮樂仁義之別以設教治世不得不然也因其強名揆而求之則道也道也者仁義禮樂之宗也仁義禮樂固道之用也彼揚謂老氏槌仁義滅禮樂今迹老子之書其所寶者三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孔子曰溫良恭儉讓又唯仁為大老子之所謂慈豈非仁之大者耶曰不敢為天下先豈非遜之大者耶至其會道則互相遍舉所貴者清淨寧一而於孔聖果背馳乎蓋三教未流昧者執之自為異耳夫佛老絕念無為修心身而已矣孔子教以治天下者特所施不

同耳譬猶耒耜而織機杼而耕後世徒紛紛而惑固失其理或曰當如之何去其惑哉曰以佛修心以老治身以儒治世斯可也唯聖人為能同之不可不論也

帝嘗於選德殿製觀音讚賜上竺刻於石其詞曰猗歟大士本自圓通示有言說為世之宗明照無二等觀以慈隨感即應妙不可思

壬辰

正月駕幸靈隱八月七日詔靈隱徑山天竺集內觀堂齋宣靈隱慧遠入東閣賜坐咨論法要十月三十特賜遠号佛海禪師

甲午 詔賜內帑二萬緡付上竺建藏殿賜徑一藏命皇

太子書殿榜曰法輪寶藏

乙未 淳熙○詔賜上竺白雲堂印 靈隱直指堂印

丙申 特旨福州東禪刊天台宗教部同大藏流通

庚子 金國大定二十年正月勅建仰山棲隱禪寺

今大都 西山命玄冥顯公開山賜田設會度僧

萬人

癸卯 淳熙九年二月十九日沙門可觀卒字宜翁華亭

戚氏年十六具戒依南屏精微師聞車溪擇鄉聲

振江浙負笈從之一日聞舉唱般若寂寥忽有悟

入如服一杯降氣湯玉慧覺有橫山命師偕行讀

指要至若不謂實鐵床非苦變易非迂歎曰語言

文字皆糠粃耳建炎初主嘉禾壽聖迂當湖德藏

居閱世堂為楞嚴補注嘗以祥符延閱兩載以疾

反當湖南林一室蕭然人堪之則曰松風山月此

我無盡衣鉢也乾道七年丞相魏杞出鎮姑蘇請

主北禪入門適當九日指座云宵中一寸灰已冷

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

登高魏公擊節不已淳熙七年皇子魏王牧四明

諱愷謚惠憲 王孝宗次子用月堂遺書之薦請主延慶時已八

十九歲抵行在所而聞王薨師在天竺受請曰王  
首如生豈當有辭遂行至南湖衆見行李寂寂莫  
不歎服不二載復歸當湖竹庵無疾而逝壽九十  
一大慧先沒二十年矣  
癸卯 帝註圓覺經二月遣中使賞賜徑山住持寶印刊行  
甲辰 金大定二十四年二月大長公主降錢三百  
萬建昊天寺給田百頃每歲度僧尼十人  
乙巳 宋遣致仕黃門侍郎宇文虛中別號龍溪居士奉使  
金國詔請留仕翰林承旨對越談論多引儒  
人說書證成釋理累贈金帛受以給貧囊無撓藥

金朝儀禮皆公定制壽一百八歲無疾加夫  
援筆朗吟而往詞曰去國匆匆幾度年公私  
無事兩忻然當時議論何能固今日機關別  
有緣萬事已從前世訂英名留付好人傳孤  
身不作往來計須信胷中別有天

庚戌

光宗

孝宗第五子年四十四自東宮受禪尊孝宗爲壽皇在位五年

○改年紹熙

金國章宗璟立

顯宗允恭子允恭未立而卒帝以皇太孫即位荒于酒色

大金之業蕪焉 改年明昌

辛亥

大朝太祖成吉思皇帝是年起兵

癸丑

是年十二月布衣王孝禮言今年冬至日影表當



在十九日壬午而會元曆乃在二十日癸未係  
差一日乞將修內作所掌銅表圭付太史局則  
驗從之

金國明昌四年詔請萬松長老於禁庭升座  
帝親迎禮聞未聞法開悟感慨親奉錦綺大  
僧祇支詣座授施右妃貴戚羅拜拱跪各施  
珍愛以奉供養建普度會施利異常連日祥  
雲連綿天際從此年豐謳歌滿路每歲設齋  
常感祥瑞萬松洞下宗人章宗駕遊燕之仰山御題  
有金色界中堯率境碧蓮華裏梵王宮之句

○十月殺世宗第六子允蹈

甲寅

宋光宗禪位于太子是為寧宗

金允蹈子愛王大辦是年正月舉五國城叛求  
大朝兵援金兵屢敗金亡之始也

淨慈肯堂彥充禪師於潛盛氏子法嗣東林卍庵顏公

夔府卧龍破庵祖先禪師廣安王氏

徑山癡絕道冲禪師武信長江荀氏

乙卯

宋寧宗立名擴光長子初封嘉王孝宗崩光疾甚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密建翼

戴之議知憲聖太皇太后以宗社為憂將白  
事而難其人有知閣門事韓侂胄者琦之曾  
孫而太皇女弟之子也乃因以改年慶元三  
入白太皇垂簾引嘉王入即位

朔日有食之○白  
虹貫日○雨土

丙辰

丁巳

金國改年承安

十一月二十三日  
大赦度僧千員

宋金境內大旱山東盜起○特詔萬松住仰山

升堂有偈曰蓮宮特作梵宮修聖境還須

聖駕遊雨過水澄禽泛子霞明山靜錦蒙

頭成湯也展恢天網呂望稀垂浸月鈞試

問風光甚時節黃金世界桂華秋

愛王合大兵陷金上都圍和龍

宋改嘉泰○

吳曦入蜀

○金改泰和○

耶律德壽叛擊走之

庚申

辛酉

壬戌

靈隱松源禪師入寂名崇岳生於處州龍泉吳氏

自幼卓犖不凡處群兒中未嘗嬉宕稍長聞出世

法慕向之年二十三乘家衣掃塔服受五戒於大

明寺首造靈石妙公繼見大慧杲禪師於徑山久

之大慧外堂稱蔣山應庵華公為人徑捷師聞之

不待且而行既至入室未契退愈自奮勵終夜自

舉狗子無佛性話豁然有得即以扣應庵應庵舉

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師云鉢置和尚應庵厲

聲一喝自是朝夕咨請應庵大喜以為法器說偈

勸使祝髮棟梁吾道隆興二年師始得度於臨安

西湖白蓮精舍自是徧歷江浙諸大老之門罕當

其意迺浮海入閩見乾元木庵永公一日碎木庵  
木庵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裂破木庵云瑯  
琊道好一堆爛柴贊師云矢上加尖如是應酬數  
反木庵云吾兄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  
拂柄在手爲人不得驗人不得師云爲人者使博  
地凡夫一超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  
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木庵舉手云明  
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逾年見密  
庵於衢州之西山隨問即答密庵微笑曰黃楊禪  
亦師切於明道至忘寢食密庵移蔣山華藏徑山

皆從之會密庵入室次問傍僧不是心不是佛不  
是物師侍側豁然大悟乃曰今日方會木庵道開  
口不在舌頭上自是機辨從橫鋒不可觸密庵又  
迂靈隱遂命師爲第一座旋出世於平江澄照爲  
密庵嗣徒江陰之光孝無爲之冶父饒之薦福明  
之香山平江之虎丘慶元三年靈隱虛席被旨補  
處居六年法道盛行得法者衆而師有棲遯之志  
即上章乞罷住持事上察其誠許之退居東庵俄  
屬微疾猶不少廢偈道忽親作書別諸公鄉且垂  
二則語以驗學者曰有力量人因甚擡脚不起開

癸亥

口不在舌頭上及貽書嗣法香山光睦雲居善開  
囑以大法因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譬轉玄  
關佛祖罔措加夫而寂實嘉泰二年八月四日也  
得年七十有一坐夏四十奉全身塔于北高峯之原  
嘉泰三年金國於是始定以土德王承宋蓋不數遼  
人云  
徑山佛照德光禪師入寂諱德光姓彭氏臨江新  
喻人父術母袁夢異僧入室驚寤有娠既生乃祖  
曰吾家世積德乃生此兒必光吾門因是命名年  
九歲寇擾辟地於袁之木平寺有妙應大師伯華

犀

西音

善相曰是子伏犀貫頂出家必作法門梁棟時師  
年十歲遽失怙恃伯父循伯母萬育而教之年二  
十有一聞人誦金剛經忽然通解歸白每日適聞  
誦經身心歡喜世間萬事真如夢幻力懇出家族  
不能奪遂散家貲第存度牒僧具餘悉以予其族  
詣同邑光化禪院主僧足庵處薙髮遂携師入閩  
足庵寓福之西禪謂之曰是行爲子擇所依東禪  
月庵善果具衲僧眼子依之時復省吾足矣一見  
月庵遽問不落有無中如何露消息師云不落有  
無中分明露消息月庵云是什麼消息師便喝庵

見大  
惠於  
育王

云未得更道師云我留口喫飯在即今叅堂是時  
老宿多在闕中如妙湛佛心圓覺望重叢林師悉  
叅扣徧歷五十餘負善知識未後見大慧於育王  
舉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向舉處  
承當不得向意根下卜度速道速道師云杜撰長  
老如麻似粟慧云你是第幾箇師云今日捉敗者  
老賊次年佛涅槃日因頂謁次自念佛常住法身  
何有生滅頭未至地忽然契悟遽告大慧慧云你  
者回徹也惠再主徑山拉以偕往閱夏暫至蔣山  
省應庵菴稱賞不已謂人曰光兄頓出我一頭地

光宗  
詔在  
靈隱  
留宿  
觀堂

乃移書與李侍郎浩曰光兄一自徑山老叔印可  
如虎挿翅留月餘而歸大惠說偈以頂相付師曰  
有德必有光其光無間隔名實要相稱非青黃赤  
白云乾道丁亥李侍郎分符天台與師論道相契  
以鴻福延之及迂郡之天寧衲子雲集淳熙三年  
詔住靈隱寺遣使降香開堂恩寵優渥是冬召對  
便殿問佛法大意師敷奏直截帝大說留禁中觀  
堂五宿兩賜御頌特賜佛照禪師之号又承聖問  
釋迦入山修道六年而成所成者何事奏云將謂  
陛下忘却四年冬召問華嚴法界師奏簡切上悅

孝宗召見奏對  
山徑速

親洒宸翰獎諭因進宗門直指一篇七年育王虛  
席露童乞老得請東歸又承聖問圓覺四病冬召  
見便殿紹熙改元孝宗御重華宮召見奏對逾時  
四年被旨住徑山杭奏辭免孝宗曰欲速相見郡  
將堅請不容辭二月望宣見于重華自後兩賜聖  
問應機而答天顏皆悅慶元元年春復請老祈懇  
再三詔從之師在觀堂也駕時時臨幸輿以小輦  
待衛二十餘人至則促席而坐或起行並立歡如  
平生所賜御札刻之琬琰奏對語錄詔令刊行每  
有召對宣賜無時中貴私自謂金玉器用繒絲計

以賜金田僧  
贍置

緡三萬之多師叩頭力辭不受上益嘉之暨歸寺  
有所宜賜不容辭師亦不妄用初思陵駐蹕會稽  
有旨許置產師謂育王產簿不足贍衆遂以所賜  
及王臣長者所施之資置田歲增谷五千國史陸  
游為記其事師創數椽以自處号曰東庵掩關自  
娛接人不倦時許衲子入室嘉泰癸亥三月告衆  
曰吾世緣將盡至十日詢問左右曰今日月半也  
對曰然又二日索紙作遺書與平昔所厚者二十  
早集衆叙別皆法門之旨要無半語及他事索浴  
更衣大書云八十三年弥天罪過末後殷勤盡情

通鑑 三十一

馘獲古

說破夫坐而逝弟子塔全身於庵後僧臘六十請  
謚于朝勅謚普慧宗覺大禪師塔曰圓照  
嘉泰四年金國學士元遺山裕撰索微觀記文  
曰東平左副元帥趙侯之太夫人既老矣即棄家  
為全真師師鄆州人普慧大師張志剛居冠氏之  
洞清庵庵之制初亦甚陋乞名于丘尊師改號紫  
微觀趙侯為之起殿閣立堂宇至于齋厨庫廡所  
以奉其親于家者無不備歲癸巳九月落成請予  
記其事予為之說云古之隱君子及學道之士多  
居山林木食澗飲槁項黃馘自放于方之外若涪

翁河上文人之流後世或附之黃老家數以為列  
仙陶隱居寇謙之以來此風故在也杜光庭在蜀  
以周靈王太子晉為王建鼻祖乃踵開元故事進  
崇玉晨君以配混元上德之号置階品立範儀号  
稱神仙官府虛荒誕幻莫可致詰二三百年之間  
至宣政之季而其蔽極黃冠之流官給命書有散  
郎與大夫之目循歷資級無別省寺凡冥報之所  
警後福之所開則視桑門所前有者而例舉之始  
欲為高而終為高所庠始欲為怪則終為恠所溺  
其徒有高識遠引者亦厭而去之故自放于方之

庠部

外者猶一二見焉。堯元正隆以來，又有全真家之教，咸陽人王中孚倡之，譚馬丘劉諸人和之。本于淵靜之說，而無黃冠襪履之妄，參以禪定之說，而無頭陀縛律之苦，耕田鑿井，從身以自養，推有餘以及之人，視世間擾擾者，差若省便。然故墮窳之人，翕然從之。南際淮北，至朔漠西向秦東，向海山林城市廬舍相望，什百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上之亦嘗懼其有張角斗米之變，著令以止絕之。當時將相大臣有為主張者，故已絕而復存，稍微而更熾。五七十年以來，蓋不可復動矣。貞祐喪亂

之後，蕩然無紀綱文章，蚩蚩之民靡所趣向。為之教者，獨是家而已。今河朔之人，什二為所陷沒，無淵靜之習，無禪定之業，所謂舉桑門以自例者，則兼有之。望宣政之季，厭而去之之事，且不可見。况附于黃老家數，以為列仙者，其可得乎。嗚呼！先哲王之道，中邦之政，掃地之日久矣。是家何為者，乃人敬而家事之殆，攻刻爭奪之際，天以神道設教，以弭勇鬪嗜殺者之心。耶抑三綱五常，將遂堙沒，顛倒錯亂，人與物胥而為一也。不然，則盛衰消長，有數存焉。于其間，交難于為言也。已侯名天錫字



受之崇儒重道出於天性雖在軍旅而文史未嘗  
去手嘗與奉天楊煥然讀徂徠石君言鑑至論釋  
老家慨然以爲知言決非漫爲風俗所移者是觀  
之作特以養志云

屏山李居士鳴道集說序居士年二十有九閱復  
性書知李習之亦二十有九參藥山而退著書大  
發感嘆日抵萬松深攻亟擊退而著書會三聖人  
理性蘊奧之妙要終指歸佛祖而已江左道學倡  
於伊川昆季知之者十有餘家涉獵釋老膚淺一  
二著鳴道集食我園榘不見好音竊香掩鼻於聖

言助長樞苗於世與飾游辭稱語錄數禪慧如敬  
誠誣謗聖人聾聵學者噫憑虛氣任私情一讚一  
毀獨去獨取其如天下後世何屏山哀矜作鳴道  
集說廓萬世之見聞正天下之性命張無盡謂大  
孔聖者莫如莊周屏山橫充渺無涯涘豈直不叛  
于名教其發輝孔聖幽隱不揚之道將攀附游龍  
駸駸乎吾佛所列五乘教中人天乘之俗諦疆隅  
矣張無盡又謂小孔聖者莫如孔安國鳴道諸儒  
又自貶屈附韓歐之隘黨其計孰愈乎尊孔聖與  
釋老鼎峙也耶諸文宗匠偕引屏山爲入幕之賓

通事  
卷一  
四十一

鳴道諸儒鑷仰藩垣莫窺戶牖輒肆浮議不亦僭乎余忝歷宗門堂室之奧懇為保證固非師心昧誠之黨如謂不然報惟嚮影耳屏山臨終出此書付敬鼎臣曰此吾末後把交之作也子其秘之當有賞音者鼎臣聞余購屏山書甚切不遠三數百里徒步之燕獻的藁于萬松老師轉致於余余覽而感泣者累日昔余嘗見鳴道集甚不平之欲為書糾其蕪謬而未暇豈意屏山先我着鞭遂為序引以鍼江左書生膏肓之病為中原學士大夫有斯疾者亦可發藥矣甲午冬十有五日中書湛然

迂叟  
司馬  
光也

金國  
學士  
非江  
左諸  
儒鳴  
集

橫渠  
張子  
厚也

居士移刺楚才晉鄉序

迂叟曰或問釋老有取乎曰有曰何取曰釋取其空老取其無為自然捨是無取也空取其無利欲心無為自然取其因任耳

屏山曰釋氏之所謂空不空也老氏之所無為無不為也其理自然無可取舍故莊子曰無益損乎其真般若曰不增不減彼以愛惡之念起是非之見豈學釋老者乎取其無利欲心即利欲心取其因任即是有為非自然矣

橫渠曰浮圖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

通載  
四十一

間  
疊去

訛  
義彼

道自其說熾傳中國雖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  
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  
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  
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跡未見君子志已謂不  
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  
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  
下無學以稽其弊訛謬邪道之辭翕然並興一  
出于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  
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可以正立其間與之較  
是非計得失乎

屏山曰自孔孟云亡儒者不談大道一千五百年  
矣豈浮圖氏之罪耶至於近代始以佛書訓釋  
老莊浸及語孟詩書大易豈非諸君子所悟之  
道亦從此入乎張子幡然為反噬之說其亦弗  
仁甚矣謂聖人不修而至大道不學而知夫子  
自道也歟訛謬邪道之辭亦將有所歸矣所謂  
有大過人之才者王氏父子蘇氏兄弟是也負  
心如此寧可計較是非於得失乎政坐為死生  
心所流轉耳

明道曰佛學只是以坐死恐動人可恠一千年来

明道  
程顥

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為本  
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為怕死生故只管  
說不休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信  
之莊生云不懼化者意亦如此揚墨今已無道  
家之說其害終小唯佛學人人談之彌漫滔天  
其害無涯傳燈千七百人敢道無一人達者有  
一人得易費之理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  
不肯胡服削髮而終

屏山曰聖人原始反終知死生之說豈不論生死  
乎程子之不論生死正如小兒夜間不敢說鬼  
病人諱死其證難醫者也害人而利我者楊朱  
也利人而害我者墨翟也學道者既利於我又  
利於人何害之有至於聖人無一毫利心豈無  
利物之心乎故物亦利之此天理也聖人之道  
或出或處或嘿或語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  
故並行而不相悖程子必欲八荒之外盡圓冠  
而方履乎

明道曰佛學大槩是絕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又  
其言待要出世出那裏去其迹須要出家要脫  
世網學之者不過似佛佛一懶胡耳他本是箇

殄  
徒  
典

枯槁山林自私而已若只如此不過世上少這一箇人却又周徧決無此理彼言世網只爲些秉彛又殄滅不得當忠孝仁義之際處於不得已只和這些秉彛都消殺得盡然後爲道如人耳目口鼻既有此氣須有此識聲色飲食喜怒哀樂性之自然必盡絕爲得天真是喪天真也又曰若盡爲佛天下却都沒箇人去裏

屏山曰嗟乎程氏竊聞小乘教相語不能盡信略取其說而反攻之烏知維摩華嚴之密旨誤認阿羅漢爲佛而不知其然遽加詬罵是豈識文

殊普賢之秘行哉圓教大士知衆生本空而度脫衆生知國土本淨而莊嚴國土不以世間法礙出世法不以出世法壞世間法以世間法即出世法以出世法即世間法八萬四千塵勞煩惱即八萬四千清涼解脫又豈止觀音之三十應善財之五十三參耶衆生念念常有佛成正覺仁者自生分別耳但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何妨居士身長者身宰官身乎吾聞謗佛毀法中有冥權大悲闡提逆行魔說程氏豈其人耶不然則非利根衆生爲世智辯聰所障

相  
去  
疊

伊川  
程頤

具足無間業報哀哉弗可悔也

伊川曰禪家之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耳其間方圓小大不同特欲傾此于彼耳然在大陽幾時動又其學者善道若人語以此理必曰我無修無證

陰  
去聲

屏山曰此語出於徐鉉誤讀首楞嚴經佛言五陰之識如頻伽瓶盛空以餉他方空無出入遂為禪學豈知佛以此喻識情虛妄本無來去其如來藏妙真如性正太陽元無動靜無修而修無證而證但盡識情即如來藏妙真如性非道辭也

伊川曰或謂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然吾攻其迹耳其道吾不知也使其不合於先王顧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則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屏山曰伊川之意欲相忘於江湖耳吾謂不若卷百川而匯於大壑則無涯涘也欲攻其迹不過如韓子之說云山谷道人既奪其說矣語在南康軍開先禪院記

伊川曰看華嚴經不如看一段卦

屏山曰程子以良其所為止於其所當止疑釋氏止如死灰槁木而止耳故經出鄙語顧豈知華

嚴圓教之旨一法若有毗盧墮於塵勞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豎說之則五十七聖位於一彈指如海印頓現橫說之則五十三法門在一毛端如帝網相羅德雲曾過於別峯普眼不知其正位逝多園林迦葉不聞弥勒樓閣善財能入向非此書之至學道者墮於無爲之坑談玄者入於邪見之境則老莊內聖外王之說孔孟上達下學之意皆掃地矣

伊川曰至忙者無如禪客行住坐卧無不在道便是常忙

舜山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亦忙乎哉以敬字爲主則忙矣

伊川曰佛家印證甚好笑豈有我曉得這箇道理却信他人

屏山曰自印證爲得聖人之傳尤可笑我雖自曉其如人不信耶

上蔡曰學佛者欲免輪回是利心私而已矣此心有止而太虛無盡必爲輪回推之於始何所付受其終何時間斷且天下人物各有數矣

屏山曰佛說輪回愛爲根本有愛我者亦愛涅槃

上蔡  
謝良佐

不知愛者真生死故何利心之有彼圓覺性非  
作非止非任非滅無始無終無能無所豈有間  
斷哉故衆生本來成佛生死涅槃猶如昨夢  
中人物豈有數乎上蔡夢中之人猶作夢語不  
識圓覺認爲大虛悲夫

上蔡曰人死時氣盡也予問明道有鬼神否明道  
曰道無你怎生信道有你但去尋討看橫渠云  
這箇是天地間妙用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  
之間須斷直得去不是鵲突自家要有便有要  
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

爲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  
屏山曰明道之說出於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橫渠  
之說出於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  
情狀上蔡之說出於盛哉鬼神之德洋洋乎如  
在其上在其左右三子各得聖人之一偏耳竟  
墮於或有或無若有若無之間不免鵲突予觀  
聖人之言各有所主大抵有生有死或異或同  
無生無死非同非異人即有形之鬼鬼即無形  
之人有心即有無心即無耳聖人復生不易吾  
言矣



元城  
世劉安

噍  
才笑

元城曰孔子佛之言相為終始孔子之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佛之言曰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其言次第若出一人但孔子以三綱五常為道故色色空空之說微開其端令人自得尔孔子之心佛心也假若天下無三綱五常則禍亂又作人無噍類矣豈佛之心乎故儒釋道其心皆一門庭施設不同耳如州縣官不事事郡縣大亂禮佛誦經坐禪以為學佛可乎

屏山曰元城之論固盡善矣惜戒未嘗見華嚴圓教之首佛先以五戒十善開人天乘後以六度萬行行菩薩道三綱五常盡在其中矣故善財五十三參比丘無數人耳觀音三十二應示現宰官居士長者等身豈肯以出世法壞世間法哉梁武帝造寺度僧持戒捨身嘗為達磨所笑跋摩尊者謂宋文帝王者學佛不尚匹夫省刑罰則民壽薄賦歛則國富其為齋戒不亦大乎惜一禽之命輟半日之食匹夫之齋戒亦此儒者學佛不龜手之藥也

元城曰所謂禪一宗於六經中亦有此理佛易其名達磨西來此話大行佛法到今果弊矣只認

龜  
倫俱

色相若渠不來佛法之滅久矣又上根聰悟多  
喜其說故其說流通某之南遷雖平日於吾儒  
及老先生得力然亦不可謂於此事不得力世  
間事有大於死生者乎此事獨一味理會生死  
有箇見處則於貴賤禍福輕矣老先生極通曉  
但不言耳蓋此事極繫利害若常論則人以為  
平生只談佛法所謂五經者不能曉生死說矣  
故為儒者不可談蓋為孔子地也又下根之人  
謂寂寞枯槁乃是佛法至於三綱五常不肯用  
意又其下者泥於報應因果之說不修人事政

教錯亂生靈塗炭其禍蓋不可勝言者故其平  
生何曾言亦本於老先生之戒也  
屏山曰元城之說為佛者慮盡矣為儒者慮似未  
盡也佛書精微幽隱之妙佛者未必盡知皆儒  
者發之耳今已章章然矣或秘而不傳其合於  
吾書者人將謂五經之中初無此理吾聖人真  
不知有此事其利害亦非細也吾欲盡發其秘  
使天下後世共知六經之中有禪吾聖人已為  
佛也其為孔子城不亦大乎彼以寂寞枯槁為  
佛法以報應因果廢人事或至亂天下者正以

龜山  
揚時

儒者不讀其書為所欺耳今儒者盡發其秘維  
摩敗根之議破落空之偏見般若施身之戒攻  
着相之愚夫上無蕭衍之禍下無王縉之感矣雖  
極口而談著書而辨其亦可也學者其熟思之  
龜山曰聖人以為尋常事者莊周則夸言之乃禪  
家呵佛罵祖之類如逍遙遊乃子思之所謂無  
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乃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  
而已曲譬廣喻此張大其說耳

屏山曰揚子見處甚高知禪者有力於佛則知莊  
子有力於聖人矣曲譬廣喻張大儒者之說儒

者反疾之無也

龜山曰儒佛深處所差抄忽耳見儒者之道分明  
則佛在其下矣今之學者曰儒者之道在其下  
是不知吾道之大也為佛者既不讀儒書儒者  
又自小然則道何由明哉

屏山曰儒佛之軒輊者不唯佛者不讀儒書之過  
亦儒者不讀佛書之病也吾讀首楞嚴經知儒  
在佛之下又誦阿含等經知佛似在儒下至讀  
華嚴經無佛無儒無大無小無高無下能佛能  
儒能大能小存泯自在矣

南軒  
張栻

南軒曰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乎萬物者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間斷而聖人盡之亦非有所增益也若釋氏之見則以爲萬法皆吾心所起是昧乎太極本然之全體而反爲自利自私是亦人心而已非識道心者也  
屏山曰張氏之所謂天命之全體釋氏之所謂心也其言全出於佛老無毫髮異矣雖然疑萬法非心所爲而歸之太極是不知太極爲何物如父出而忘其家見其子而不識與劉儀同何異哉蓋以情識卜度雖言道心而不知耳反謂佛

自私於人心惑矣

晦庵  
朱熹

晦庵曰性固不能不動然無所不有然不能不動其無所不有者曷嘗有虧欠哉釋氏之病錯認精神魂魄爲性果能見性不可謂之妄見既曰妄見不可言性之本空此等立語未瑩恐亦是見得未分明也

屏山曰性無動靜亦無虧成釋氏有語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來認識神豈以精神魂魄爲性哉不見性空謂之妄見見性空矣豈妄見耶見見之時見猶非見豈不分明恐未分明朱子之

語蓋未瑩耳  
晦庵曰切病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於佛老之說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之妙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徼倖一見此物以為極致未嘗不墮於此者屏山曰天地萬物人倫日用皆形而下者形而上者誰之言歟朱子毫而荒矣偶忘此言以為佛老之說吾恐夫子之道亦將掃地矣雖然不可不辨佛之所謂色即是空老子之所謂同謂之玄者豈別有一物乎朱子劃而為二是墮於此

而不自知耳

安正忘筌曰得失之報冥冥之中固未必無司之者聖人尤探其蹟乃略此而不論唯聖人超形數而用形數與造物者游賢者皆未足以超出而免此姑就所得之報耳可以為大戒又曰儒釋二家歸宿相似設施相遠故功用全殊此雖運動樞機財成天地終不駭異三靈彼德以彼所長施於中國猶軒車適越冠冕之胡決非所宜儒者但當以皇極經世乃反一無迹而超數超形何至甘為無用之學哉

輦  
揮音

屏山曰論至於此儒佛之說爲一家其功用之殊  
但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便生分別以爲同異者  
何也至如劉子輦之洞達張九成之精深呂伯  
恭之通融張敬夫之醇正朱元晦之峻潔皆近  
代之偉人也想見方寸之地旣虛而明四通六  
闢千變萬化其知見只以夢幻死生操履只以  
塵垢富貴皆學聖人而未至者其論佛老也實  
與而文不與陽擠而陰助之蓋有微意存焉唱  
千古之絕學掃末流之塵迹將行其說於世政  
自不得不尔如胡寅者詬詈不已嘻其甚矣豈

浸  
侵音

非翻着祖師衣倒用如來印者邪語在駁崇正  
辨吾恐白面書生輩不知諸老先生之心借以  
爲口實則三聖人之道幾何不化而爲異端也  
伊川之學今自江東浸滲而北矣搢紳之士負  
高明之資者皆甘心焉予亦出入於其中幾三  
十年嘗欲箋註其得失而未暇也今以承乏於秋  
闈考經學數十餘日乘間漫筆於小藁意者撤  
藩籬於大方之家匯谷於聖學之海藐諸子胷  
中之秘發此書言外之機道冠儒履同入解脫  
法門翰墨文章皆是神通游戲姑以自洗其心

耳或傳於人將有怫然而怒惘然而疑凝然而  
思釋然而悟啞然而笑者必曰此翁亦可憐矣  
僕與諸君子生於異代非元豐元祐之黨同爲儒  
者無黃冠緇衣之私所以嘔出肺肝苦相訂正止  
以三聖人之教不絕如髮互相矛盾痛入心骨欲  
以區區之力尚鼎足而不至於顛仆耳或又挾其  
衆也譁而攻僕則鼎覆矣悲夫雖然僕非好辨也  
恐三聖人之道支離而不合亦不得已耳如膚有  
瘡疣膏而肉之地有坑塹實而土之豈挾其肉而  
出其土哉僕與諸君子不同者盡在此編矣此編

之外凡鳴道集所載及諸君子所著大易書詩中  
庸大學春秋語孟孝經之說洗人欲而白天理刻  
伯業而扶王道發心學於言語文字之外索日用  
於應對洒掃之中治性則以誠爲地修身則以敬  
爲門大道自善而求聖人自學而至嗣千古之絕  
學立一家之成說宋之諸儒皆不及也唐漢諸儒亦  
不及也駸駸乎與孟軻氏並駕矣其論議時有詭  
激蓋冥機耳皆荀鄉子之徒歟此其所以前儒唱  
之後儒和之跂而望之踵而從之天下後世將盡  
歸之可謂豪傑之士乎學者有志於道先讀諸君

子之書始知僕嘗用力乎其中如見僕之此編又以藉口病諸君子之書是以瑕而舍玉以噎而廢食不唯僕得罪於諸君子亦非僕所望於學者吁諸儒鳴道集二百一十七種之見解是皆迷真失性執相循名起鬪諍之端結惑業之咎蓋不達以法性融通者也屏山居士深明至理憫其瞽智眼於昏衢析而論之以救末學之蔽使摩詰諸棗栢再世亦無以加矣姑錄一十九篇附于通載之左

天竺三藏呌哈囉悉利幢記

尚書右丞右轄文獻耶律履撰東丹王七世孫

三藏沙門呌哈囉悉利本北印度末光闍國人住雞足山誦諸佛密語有大神力能祛疾病伏猛呼召風雨輒効皇統與其從父弟三磨耶悉利等七人來至境上請遊清涼山禮文殊朝命納之既遊清涼又遊靈岩禮觀音像旋遶必千匝而後已匝必作禮禮必盡敬無間日日受稻飯一杯座有賓客分與必徧自食其餘數粒必結齋始至濟南建文殊真容寺留三磨耶主之至棣又建三學寺大定五年四月二十二日示寂於三學年六十三僧夏則未聞也



金國

佛光道悟禪師俗姓冠氏陝右蘭州人生而有齒  
年十六自欲出家父母不聽乃不食數日許之祝  
髮後二年自臨洮歸於鸞子店宿夜夢梵僧喚覺  
適聞馬嘶豁然大悟歸家喜不自勝吟唱云見也  
羅見也羅徧虛空只一箇告其母曰我拾得一物  
其母於囊橐中尋索不見問是何物師曰我自無  
始以來不見了底物其母不省他日欲游諸方鄉  
人送者求頌有水流須到海鶴出白雲頭之句至  
熊耳果遇白雲禪師海公先是人問海何不擇法  
嗣海亦作頌有芝蘭秀發獨出西秦之語比師之

至夜聞空中人言來日接郭相公黎明海呼僧行  
令持香華接我關西弟子寺乃唐郭子儀建今渠  
自來住持也既至一言相契徑付衣盂寺前嘗有  
剽而殺人者來告急師呼衆禽之曰即汝是賊尋  
得其巢穴賊衆請命師與其要言而釋之路不拾  
遺者數十年人以此益信師之前身分陽王也大  
定二十四年白雲既沒師開堂出世拈香於鄭州  
之普照復駐錫于三鄉竹閣庵時着白衣跨牛橫  
笛游於洛川人莫之測嘗謂人曰道我是凡向聖  
位裏去道我是聖向凡位裏去道我不是聖不是

與  
玩古

凡才向毗盧頂上有些行履處泰和五年結夏於  
臨洺之大勢寺開圓覺經升座偶曰此席止講得  
一半去在至五月十二日晚參翌日早與嗽畢呼  
侍者我病也尋藥去侍者足末及門師已卧逝方  
丈上有五色雲如寶蓋中有紅光如日者三春秋  
五十有五僧臘三十有九  
資壽尼無着禪師入寂師諱妙總姓蘇氏父中大  
夫象先南徐丞相實大父也年甫十五忽念曰吾  
生身何來死復何去良父脫然有得初不以爲意  
長適毗陵許氏不膠世故志慕空宗以禪寂爲進

修時慧嚴圓公嗣圓照佚居普門乃扣以出世間  
法機感相契次見關西智寂室光真歇了問答如  
流咸敬異之偶夫壽源官嘉禾大慧至郡源具飯  
以迎師出禮拜無一言大慧退謂給事馮公濟川  
曰許司理閣中曾見神見鬼但未遇本分鉗錘如  
萬斛舟置之絕演斷港莫能轉動馮曰何言之易  
耶惠曰它若面頭定須別也次日道俗請惠說法  
師與會慧痛抵諸方異見邪解聽者駭顧師獨喜  
見眉睫間旣下座師請道号慧以無着号之且示  
以偈盡道山僧愛罵人未曾罵着一箇漢只有無

通車二十一  
五十七  
着罵不動恰似秦時轆轤鑽既罵不動爲什麼似  
轆轤鑽具眼者辨越明年師登徑山隨衆坐夏濟  
川亦在焉惠上堂舉石頭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語  
馮曰△會得也慧微之馮着語曰恁麼也得蘇盧  
薩婆訶不恁麼也不得恁哩薩婆訶恁麼不恁麼  
總不得蘇盧悉哩薩婆訶慧舉馮語似師師曰人  
謂郭象註莊子却是莊子註郭象慧雖異其言但  
嘿而不顧且欲激其遠到忽一日正危坐間豁然  
大悟洞見大慧委曲相爲處不覺撫掌厲聲曰這  
老賊老賊遂呈頌云驀然築着鼻頭伎倆冰消瓦

解達磨何必西來二祖枉施三拜更問如何若何  
一隊草賊大敗慧亦以偈印之汝旣悟活祖師意  
一刀兩段直下了臨機一一任天真世出世間無  
剩少我作此偈爲證明四聖六凡盡驚擾碧眼胡  
僧猶未曉時已庵顏公首衆與一千七百衲子咸  
以偈餞其歸且賀法門之得人也馮公猶未之信  
舟過無錫問師岩頭爲渡子時婆生七子話徑山  
稱道人會得作如何會師云已上所供並是詣實  
仍以偈明之有以禮部僧牒無着師号爲施者師  
說偈受之祝髮披緇克遂初志紹興壬午年也時

張公安國守吳門資壽虛席張盡禮迎請乃開堂  
於萬壽寺拈香為大慧之嗣提唱具於語錄乾道  
六年七月十四日集衆說偈畢撼之則已去矣年  
七十六全身葬於無錫軍將山東紹定庚寅潤二  
月末遷葬於平江虎丘之東北庵曰達本奉塔藏  
之

乙丑

宋改開禧○金泰和五年

比丘一清書

佛祖歷代

通載卷第二十

通載卷第二十

